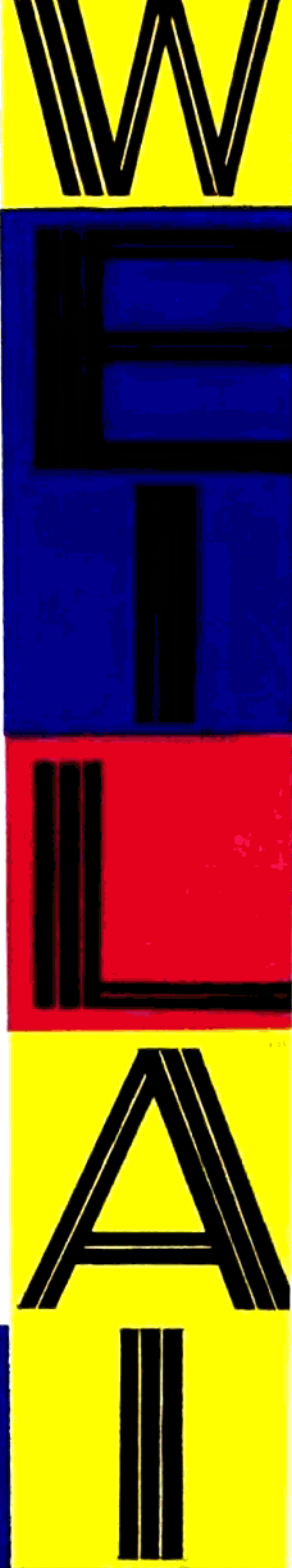


未来



少年文学丛刊

14





目 录

第十四辑 1987年12月

中篇小说

董天祐	狼牙滩 (插图 顾乐夫)	2
李 萍	没有妈妈的苦莲 (插图 小宁)	29
张锡清	扬子江边 (插图 张友宪)	47

外国作品

[丹] 赛西尔·彼特克 著 谢 舒 朱 持 译	希拉斯和黑马	89
[苏] 谢·弗·米哈尔科夫 著 晨 林 译	连续的梦 (插图 盛梅冰)	135
[美] C.H. 毕肖帕 著 丁晓红 译	二十个和十个	151
[苏] 班台莱耶夫 著 韦 苇 译	渡口 (插图 钱大径)	167

外国作品介绍

一部轰动联邦德国的儿童幻想小说 ——介绍《没有完结的故事》	17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评 论

叶君健	从童话到小说	177
-----	--------	-----

《未来》作品谈

方仁工	荒唐, 但有哲理	183
翟 艳	生机盎然的少年世界——《未来》作品漫谈	185
魏淑玲 黄 蓓	海阔凭鱼跃 ——评《未来》所载三篇题材相似的中篇小说	188

创作谈

黄忠德	我是怎样写《扎着红绣球的猎枪》的	191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国际儿童 文学交流

[澳] 阿伦·贝利	在澳大利亚, 写作是一种生计	192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国际儿童 文学之窗

简讯五则	(134 166 176 182 184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美 术

徐乐乐
肯 特
肯 特
侯 云

本辑封面设计

海 峡	封二
格陵兰的游泳者	封三
回 忆	封底



B

489107



目 录

第十四辑 1987年12月

中篇小说

董天祐	狼牙滩 (插图 顾乐夫)	2
李 萍	没有妈妈的苦莲 (插图 小宁)	29
张锡清	扬子江边 (插图 张友宪)	47

外国作品

[丹] 赛西尔·彼特克 著 谢 舒 朱 持 译	希拉斯和黑马	89
[苏] 谢·弗·米哈尔科夫 著 晨 林 译	连续的梦 (插图 盛梅冰)	135
[美] C.H. 毕肖帕 著 丁晓红 译	二十个和十个	151
[苏] 班台莱耶夫 著 韦 苇 译	渡口 (插图 钱大径)	167

外国作品介绍

一部轰动联邦德国的儿童幻想小说 ——介绍《没有完结的故事》	17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评 论

叶君健	从童话到小说	177
-----	--------	-----

《未来》作品谈

方仁工	荒唐, 但有哲理	183
翟 艳	生机盎然的少年世界——《未来》作品漫谈	185
魏淑玲 黄 蓓	海阔凭鱼跃 ——评《未来》所载三篇题材相似的中篇小说	188

创作谈

黄忠德	我是怎样写《扎着红绣球的猎枪》的	191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国际儿童 文学交流

[澳] 阿伦·贝利	在澳大利亚, 写作是一种生计	192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国际儿童 文学之窗

简讯五则	(134 166 176 182 184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美 术

徐乐乐
肯 特
肯 特
侯 云

本辑封面设计

海 峡	封二
格陵兰的游泳者	封三
回 忆	封底



B

489107

狼 牙 滩

董天柚



狼牙滩
浪冲云
鱼过断桥
龙过剥鳞
水鬼拉活人

——民谣

序

砰——！

一声鸟铳。

那沉重而凄厉的枪声啊，惊破了狼牙滩①上的愁云惨雾。

在滩边，在一峰奇突的苍岩上，蹲着他——一条气血方刚的硬汉。

一头扑上来的花豹滚下去了。吼叫失音，血花四溅。



他，是猎人么？

——他曾经想当个猎人，也曾曾在密林深山中闯荡过几天，屋檐下也曾挂过几张狼皮，臂膀上也有了两处伤口。然而，此刻他不是来打猎的，他要跳进狼牙滩，捞出金子，去赎回一位身陷虎口的人——县大队侦察排长“草皮飞”。由于叛徒告密，他在执行任务中被鬼子劫去了。只有用重金买通特务，才有可能使草皮飞获释啊！不料，一头来滩边喝水的花豹发现了他……

他稳住心跳，睁开锐目，居高临下地盯着那头被铁砂豆和枣核钉打落下去的畜牲。他“嗨哟”一声吼。这吼声，在这荒凉岑寂的山谷里，雷也似的滚动；露珠纷纷坠落，霜叶簌簌飘摇，鸟飞兽走……

他从苍岩上跳下去。他没有搭理那头重创而逃的花豹——两条腿的豺狼践踏我土地，屠杀我人民，他无心去擒获这小动物了。他要下水，要捞金，要抓紧时间，不容犹豫。他脱得一丝不挂，两只蒲扇般的大手搓搓胡茬子赛如钢针的腮帮，搓两把肌肉鼓凸的腿肚，又“嗨哟”一声吼，就扑进了恶浪滚滚的狼牙滩。

连岩鹰都惊愕得在高空定位，连狼尾草都停止了摇摆……

然而，他没有成功。

这壮牛一般的铁汉啊，来不及惨叫一声，便被激流推得翻滚不迭，一眨眼，他跌下了悬崖瀑布，被漩涡吸进了瀑底下的黑水潭。

黑水潭，深不见底。

这时候，那头花豹从树棵里探出头，疑惑的圆眼注视着狼牙滩畔。渐渐地，它明白了这里发生了什么，就大着胆子、跛着腿脚走过来，在苍岩脚下嗅一通那两件破衣服，用尖牙、利爪把布片撕成了条条……

这砰然一枪，硝烟已经熄灭四十五年了。

那卷进漩涡、九死一生的汉子，留下了一个“剥鳞龙”的诨名大号，如今已变成了一位满脸疤痕、弓腰驼背的老人。那草皮飞，当时被杀害在县城西门之外的万人坑里……

当时，他怎么活下来了？是冲出半里远之后，被淤在了沙岸上，还是什么野物把他叼了上去又没有吃他？这些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。他说，有一条老龙，驮着他，飞出了水面；又说，是戚（继光）大帅在天之灵显圣，用宝剑斩断了金箭河水，露出河底，搭救了他这个打倭寇的人。显然，这都是他编造的故事。不过，这些故事毕竟流传了近五十年。

啊，狼牙滩！你是这般凶险，这般神秘，你是北方崇山峻岭中的一个谜，你是金瓜庄爷奶们心中一个火热而凄然的童话，你是孩子们反复作着的一个向往而又恐惧的梦……

而眼下，你是核子娃——剥鳞龙老人的亲子孙——藏在心中的越来越膨胀的巨大的叹号、问号，一个代表未知的小写字母X。

啊，狼牙滩！

那“鱼过断翅、龙过剥鳞、水鬼拉活人”的狼牙滩啊！

历史的表针，蹿蹿地跳跃，狼牙滩啊，如今，你将怎样接待那突然闯到你跟前的少年？

1.

核子娃急腿急脚地走，向着他从未见过的狼牙滩。

他从山谷中来，向山谷中去，沿了一条自从他睁开眼来到人世就伴着他的金箭河。

有人没人追来？秘密是否泄露了？他扭头，瞥一眼生他、养他、使他快活、使他烦恼的金瓜庄。

大山遮挡了他清澈的视线，金瓜庄，只露出一片灰濛濛的屋瓦和几团郁苍苍的树梢。

他试着一弓腰，那片屋瓦就缩下去，树梢也不

① 滩，此地特指水浅流急的河段。

见了。

他似乎微笑了一下。那厚敦敦、略略翻卷的上下唇，濡润濡润。笑什么呢？他自己也说不清。

金瓜庄小。

这小小的山庄，象岩鹰丢落在山谷中的一片羽毛。它紧傍在金箭河边，侧歪在河畔的山塄塄上。核子娃自小就喜欢跟妈妈在梯田里干活：翻薯秧秧啦，给玉黍培土啦，或者打去高粱下半截泛黄的叶子……这几年，他家的庄稼总是长不好，白薯如枣儿、核桃大，一口能塞进一嘟噜；玉黍棒锥柄儿一样，一个搓不出一把粒儿。妈妈说：“人欺地一会儿，地就欺人一年，何况你爸一年里欺地三百六十五天！不下真肥料，不花真力气，还怪老天爷不睁眼？”是啊，东家西家都买复合肥，惟独爸爸不肯，他借钱。借钱怎样？看着自家枣儿大、核桃大的白薯，老脸上能刮下四两黑霜来！可是怨谁哩？

“喂，喂，社员注意啦！喂，喂……”

从那一片屋瓦的方向，传来被山风揪得断断续续的广播声音。不用细辨，又是大敏这个买卖精儿。他又有什么洋货要甩卖了。鱼酱？虾糠？还是蛤蜊肉儿？

金瓜庄是个穷庄。梯田没有几片，林和果木都没发展起来。这是全庄人至今忘不了咒骂核子爸爸的理由。家家户户不光缺粮，还缺柴。早先，到山上胡砍一气，将青枝绿叶晒干，背下来熏锅燎灶；如今实行了责任制，山场承包给个人搞封山育林，哪还让你胡糟蹋？至于买煤烧，那小窑煤矿离金瓜庄还有三百里呢！再说，钱呢？核子娃清楚，由于缺烧的，庄里人即使冬天也是砸开门口的金箭河冰面，用凉水洗手洗脸，洗衣服，洗白薯，洗萝卜，庄里的姑娘们，手背上裂得血痕斑斑……

俗话说，“活人不让尿憋死”。如今，已经有几个人腋窝里生出翅膀来，飞到大山外头的世界去了。一张嘴巴吃天下，耍手艺，做买卖，把死日子过活了。比如大敏的哥哥大敏，跑了半年海，据说成了“半万户”了。人家全家老小，穿得戏子似的，吃香的，喝辣的。大敏哈巴裆里骑着一匹红艳艳、光闪闪的“铁骡子”，那玩艺，一拍就喷烟大吼，驮上三百斤海货，还能追星赶月亮呢！叫人多么眼红！也难怪人家走路都挺起了胸脯！

可是，十个指头能比齐吗？金瓜庄的人都能飞出去吗？——才不呢！比如核子的爸爸郑治成，做买卖，他能服苦吗？耍手艺，铁匠、木匠、泥瓦匠，匠匠不沾边，谁用他？他只有啃地皮，可那“晴天硬似刀、雨天黏似胶”的红泥石砬梯田里，又能挤出几滴油呢？

核子有兄弟四人，他最小。三个哥哥，没有一个英雄好汉。这也许是因为爸爸、妈妈曾经是庄里的大树，而大树底下，只能生长一丛弱苗吧。这一家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，那便是爸爸当支部书记的年代。现在，这一家在村里成了最贫困、最败落、最被人瞧不起的一家。家庭内部整天笼罩着火药气味儿——爸爸的吼叫，妈妈的唠叨，孩子们的嘟囔。因为什么大政方针而争论吗？——哪里，只为鸡毛蒜皮，只为一个“穷”字，只为一个“臭”字。

核子娃不记得爸爸怎样当支书。他只常听庄里人背地唱一支曲儿，恶狠狠——

披着马褂敲大钟
累死社员不收工
自个闹得乱哼哼
来了救济不放松
苍蝇见血可劲叮
……

这是以往的。现如今，有人这样唱了——

郑治成，不可夸
十个脚趾露着仁
一搞“责任”抓了瞎
猪圈自个垫
菜窖自个挖
骂过老婆打娃娃
……

有人说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“左”字旗一倒，郑治成可就治谁也不治不成喽！

有人说，郑治成穷得丢了尾巴，倒也省得这位“割尾巴”能手动刀子了！

为这，就为这，核子娃抬不起头来！

小时候，妈妈告诉核子娃：他过一岁生日时，为了图吉利，好养活，“沾”住，挨门挨户地要粽子，拴了十八大串，一排子吊在北房山上，直吃得

枣酸、米烂、苇叶发毛；那时，他听了多么高兴啊！他觉得好美！如今回忆起来，他的乌黑的眼珠黯淡了——那原来不是郑家的光荣，而是郑家的耻辱。是爸爸的辱耻，也是核子娃的耻辱。一想起刚进初中的第一次作文，他常被耻辱感袭击得耳根发热，浑身疲软。

那回的作文，题目是《我的爸爸》。

他老是打不起草稿。第一节课艰难地过去了。第二节课，又在一分钟、一分钟地缩短。他将一支铅笔啃得遍体鳞伤。完成作业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支使他撒了谎，他写道：“我的爸爸，一位有二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。他是那样热爱家乡，热爱人民。他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把青春献给了家乡的一草一木……”

应该说，核子娃是怀了一腔痛苦，用他那美好的心灵，一个格子、一个格子地写的。谁料，一篇作文惹来了一场风波。老师将他的作文在四个班宣读了，表扬了他那通顺的语言，丰富的词汇、美好的感情，而且把这篇文章印到了校报《蓓蕾》上。知情的同学有的摇头，有的撇嘴，有的就或明或暗地批评，也有的开始挖苦乃至讽刺。“多好听！”“真有胆量美化！”“自欺欺人！”“借个爸爸去吧！”“……”

核子娃没有哭。家庭的风雨早已使他的泪腺埋得很深很深。但是，妈妈发现他一日日地消瘦，脸也枯黄。班主任督促他去找医生看看。

他更加不喜欢爸爸。

那副模样！

才四十六几，就剃起了秃头！洗脸不过撩上一把水，连鼻窝里头灰尘都湿不湿！五冬六月，不离那掉了栽麻领子的破大衣，敞胸披着，酸唧唧，油渍渍，又当座垫子又当蓑衣。那双爬豆眼，整日里灰茫茫，走路不是看天，就是看地，反正不敢或者不愿意看人。

人们说，他的那颗心，麻了，木了，冷了，死了，长青苔了。

放暑假以前，学校要召开学生家长座谈会。妈妈不在家，核子娃想了想，把一张油印邀请函放嘴里嘎唧嘎唧嚼了。他多么害怕爸爸到学校里来出丑啊！叫老师和同学欣赏他那黑脖子吗？那破大衣会污了人家的椅垫！那手丫子会污了人家的茶杯！……你还不知道他要说些啥话呢！他的话，句句是四棱的，

三角的，谁的圆耳朵眼儿也休想听进去！

就是在那次座谈会上，橡妹的姥姥——双目失明的老寡妇，当年草皮飞抛下的妻子——发言中又提起了核子爸爸。老人家唏嘘呜咽，泪水涟涟，说的是支书怎样挤对她这无依无靠的老婆子，还有许多事情，都让人分明地看出支书的义。幸亏橡妹拦住了她姥姥的发言，因为发言脱离了座谈会的主题。

——退学吧！核子娃从放假的第一天，就打下主意了。他是有自尊心的，学校里又没有地缝可钻，就不要去受罪了。

按理说，这样的主意，叫谁都是很难定下的，尤其核子娃，这个成绩优秀的尖子生，这个肯为大家做事而深受班主任喜欢的小班长！

但他就是要退学！

他跟谁也没商量过。干吗要同他们商量！

大敏不是只上到初三吗！跑海发了家，没人说大敏没出息！小敏说，他吃过一尺半长的大对虾，一副虾钳，就掬了半海碗肉！是真的吗？核子娃不知道呀！他没见过对虾，自然就没掬过虾钳肉。小敏说，他不久也许要去跑海的，他哥哥正为他买“铁骡子”呢！

跑海，跑海有多好啊！

他核子娃也能去跑海吗？

当然不能！听小敏说，做买卖要有一大笔本钱，要几百，要上千。核子家有什么？只有爸爸的破大衣！贷款么，爸那“骨气”硬着呢，他说，至死不登信用社的大门！

所以，核子娃铁了心，自走一条道。

现在，他的心已经踏实下来，而且产生过种种憧憬。这是因为，有一颗星星突然落到他家院里——爷爷来了。那么，第一件事，探险狼牙滩！

他偷偷地查过本县地图。一条挺粗挺粗的蓝色线条，弯弯曲曲地从上往下爬过去，那就是金箭河。这河，在图上没头没尾。下游有个小圆圈“金瓜庄”，上游却没有“狼牙滩”。不过，狼牙滩边的北斗峰却标着。他用尺量量，估算估算，便粗略地计算出狼牙滩离家有七八十里路。一问爷爷，果然！

好小子，他带了家具，领上小花狗跳儿，独自蹿出来了！

核子娃啊，核子娃，你吃了熊心、虎肝、豹子

胆吗？你不怕漩涡卷、石棱刮、水鬼拉吗？

谁说不怕哩？核子娃可不是武松，不是齐天大圣，核子娃就是核子娃。小头小脸，细颈溜肩，放到磅上称称，才四十公斤还麻秆秤杆呢！

怕也去！——这就是核子娃的主意！

他掂了掂肩头背着的大布兜，咧咧嘴儿。大布兜的两根带子太勒得慌了，简直象烧烫的铁条灼得肉疼。布兜子很沉，里边带了不少东西，吃的用的，软的是饭，硬的是铁。

风化岩粒小路早已走到尽头，这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尽是草莽。草上正生着一种虫，核子娃当然认识，那是“耗绿虫”，吃起玉米苗子来疯得很！核子娃奇怪，难道这种虫生到世上来只有一件事——吃？吃，吃，它们老是吃，它们要吃光草，吃光庄稼，是不是还想吃光世界？！

其实，只要有DDT粉剂就行了。这药一撒，那些孽虫就会纷纷落地，瞬间僵死。那药也并不贵，才二角钱一斤。然而，今年麦秋，爸爸因舍不得这二角钱，竟在一天一夜间让虫吃光了麦茬玉米！——这样的当家人！

现在，核子娃不能理会“耗绿虫”们，他没那份闲时间。他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呢！好奇心驱使着他，希望鼓舞着他，他梦见他从狼牙滩里捞到一块金子，象暖壶塞子那么大……

突然，树棵里“泼啦”一声。

是一块碗大的石头从坡上滚下来。

“好吧！”他猝然失声，心在怦怦地狂跳，冷汗随即湿了额角。

跳儿更没出息，汪汪地乱叫着，朝着那块停止了滚动的石头，又朝着坡上那丛榛棵，却缩到小主人脚边。

核子真想踢它一顿！

他冲榛棵喊：“谁！我早看见你啦！”他从兜子里掏出了一把铁锤，“我要铤①啦！——出来！”真出来一个人——是橡妹……

2.

“橡妹，是剥鳞龙回来了吗？”姥姥问。

“嗯，是来了一个大老爷子。”橡妹手上刷着鞋，头也没抬。

“疤脸？”

“疤脸。”

“歪肩？”

“歪肩。”

“门扇子个头高又高？”

“象老虾！”

“那是老了。那是老了。”

姥姥的盲眼，对着窗户。窗户比别处亮些，姥姥喜欢“望”窗户。那眼，是橡妹的妈妈死时哭瞎的。妈妈原是支书郑治成的妻子，才过门两个月，支书就不要她了，因为有人说姥爷草皮飞是叛徒。妈妈的第二个男人原是个三十岁的光棍，成份极好，长得极丑，还犯痴，逮住妈妈往死打。后来妈妈跳金箭河死了。埋葬之后，痴人伸长脖子到金箭河里去“找”，一直找到狼牙滩，在那里，他脱下一双鞋，下了滩，尸体便在金瓜庄头上漂出来，胀得象一头白牛。

橡妹不哭。她压根不喜欢痴爸。

她一直跟姥姥过。她手儿可巧，踩着铺墩、小凳儿，她刷锅做饭；打络裙，裁帮纳底，她会给姥姥纳尖脚鞋。她做饭，总是烂烂的，泥泥的，因为姥姥牙口不好。姥姥常常给她讲姥爷草皮飞的故事，讲剥鳞龙的仗义豪侠和勇敢。“那回，他要是能捞到金子，你姥爷也许能赎回来的。哪里想到，狼牙滩险些索了郑家汉子一条命……”姥姥又叹息了。

“姥姥，狼牙滩真有金子吗？橡妹把鞋晾到篱笆上，回屋伴姥姥坐。

“哪说得准谱儿呢！说是有吧，哪见过？说没有，下梢儿河滩里咋有金沙？”

“嗯，嗯，……”橡妹心里自打着小九九。她不吱声了。她将一颗颗秕花生角儿用指头捏开，剥出粒儿，填到嘴里细细地嚼。嚼碎了，拍拍姥姥的肩头，姥姥就伸过脖儿，娘儿俩嘴对嘴儿，一口花生泥喂到姥姥的嘴里。“好香！”姥姥说。

姥姥上年纪了。上下牙全掉光，吃不得硬东西了。凡是她想吃的东西，都是外孙女嚼了喂，就象橡妹月窠里妈妈没奶水，姥姥一口口嚼锅巴喂她一样。一看到姥姥淡红色的秃牙床，橡妹就害怕，人怎么能丢掉牙齿呢？

前些天，庄里大敏妈妈镶了满口的金牙，听说稍

① 铤，在这里作动词用，是用石头等物“搏”的意思。

微别扭一些，但到底能吃东西了。那可好！要是姥姥也镶上一口牙，就棒了！再说，她一直觉得嚼东西喂姥姥也不大卫生。

镶一口牙，要好几十块钱！——钱，哪里有？狼牙滩里有吗？她心里一拱一拱的。

剥鳞龙几十年不在家，乡亲们渐渐地把狼牙滩忘记了，就象渐渐地把剥鳞龙本人忘记了一样。那么草皮飞呢？如果不是前几年平了反，在山坡上做了一丘衣冠冢，立了一座水泥墓碑，碑上刻下了“抗日烈士肖骏雄之墓”——那么怕是也被人们忘记了。提起来也是偶然的，远不如谈论哪位“万元户”眉飞色舞。姥姥自是忘不掉姥爷的，她不会忘记姥爷枪打飞蝉的手段儿，更不会忘记万人坑里那一腔出膛的碧血……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剥鳞龙回来了。他是在北京某大厂做了几十年门卫之后，又偏偏在这厂的副厂长——他的大儿子——去世之后，来到金瓜庄，奔他的二儿子来了。老人没有说是小住几天，还是久住养老，反正是来了。他带来了一只大皮箱，究竟里面有啥贵重的东西，谁也不知道。

回来后，他又收拾了一支鸟銃。这时人们突然惊醒，记起了老人年轻时那童话般的作为。在淘金热刚从外县漫到金瓜庄的时刻，人们由剥鳞龙想到了狼牙滩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“橡妹，狼牙滩的事，有啥风信没有呢？”姥姥对狼牙滩倒挺挂心似的。

“也没听哪家打算做什么。”

“去听听人们拉嗑儿呀！没听说他儿子对他好不好？核子爸爸那东西，也不知孝顺老人。可惜了，剥鳞龙，一个大好人竟批（生）下这号后人，泥鳅！”下面，姥姥又要说人家的大儿子怎么好了，因为她听说那个人在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……

橡妹就跑到人前马后的听拉嗑，也跟庄里的姑娘们提话引话，说说狼牙滩。

她听出，人们畏难，也怕白搭了辛苦，得不到实惠。狼牙滩那么远，又凶，有把握吗？干起来，机器要喝油，劳力要吃饼，不是闹着玩呢！看不见吗？咱们亏得还不狠吗？他们指的是前场洪水。是啊，太惨了，一场洪水泡烂了人们的采金梦！

半个多月以前，县里来人发动群众淘金，说外县有好多采金户发了大财。金瓜庄人做梦都想有钱，所以下就沸腾起来。人们在饭桌上、在睡梦

里都谈论金子、寻得金子，人们的笑声、歌声，甚至连老石碾的吱叫声都染上了金子的色彩。人们纷纷结组，贷款集资，买来柴油机、电动机、水泵、水管……河滩上，搭起窝棚，铺下被褥，挂起马灯，扯起电线，摆下油桶……开始打浅儿①挖沙，夜以继日，好一场恶战啊！

面对这样的情形，哪个不动心呢？橡妹刚刚交售了一口肥猪，她就想：咱也入个股儿吧！趁着暑假，苦拚一个月，哪怕旁人得一块，咱得两毛，也比光看热闹强啊！说不定，还能给姥姥挣一口金牙钱呢！

她跟姥姥一说，姥姥摩挲着她的肩膀头说：“橡妹呀！姥姥是白吃白嚼的人了，任啥不会干了，创家立业的事，你做主吧！——只是小心，丫头家不容易！”

跟东邻西舍一提，哪个姑娘不心疼苦命娃？

“来吧，来吧！一群蚂蚁一把米，有我叨的，就有你含的！”

股儿入了。机器买来了。橡妹跟着去打浅儿，早去晚归，那张方板大锹要得沙沙响。一天里小褂子总是湿淋淋的。手上头一天就磨出七八个血泡，黑豆粒子似的，没等成茧，就一粒粒让她咬破了，姑娘们心疼得吸凉气。

小姑娘没有叫苦。她想，苦算什么？摘个梨还需跷跷脚呢！她等待着回报，劳动会有收获的。

不料，上游大暴雨，酿成一场罕见的山洪，山洪趁着黎明前的黑暗，趁着疲劳的人们尚在梦乡，漂走了他们的汗水，漂走了他们的资金，漂走了他们的希望！惊慌的人们醒来了，洪水卷走了窝棚，拔走了电杆，漂走了油桶，淤平了上百个浅儿，掩埋了几十台机器……

男人骂，女人哭，孩子吓得愣着。之后，到下游去，找寻失物，别人不肯还，就打官司，没完没了。人们恨透了让他们采金的县里人，恨透了贷款给他们的信用社……

橡妹也曾抹过眼泪，当然是背着姥姥。她不敢把闹洪水的事情告诉姥姥，还要邻里的姑娘们都守住嘴，别说漏了叫姥姥伤心。橡妹最后悔的是，没先用一部分钱给姥姥镶牙，没有先买下一头小猪崽儿。

① 打浅儿，采金术语，即挖坑掘出底层金沙。

她看着自己的十个指头发呆：这十个小弟兄啊，你们只会抓饽饽吃吗？二次集资，咱拿啥当钱呀？

他看着空空的猪圈，多心疼那口冷一瓢热一瓢喂肥的大猪呀！可又有啥办法呢！

她留意核子家那六个石级的门口。那个叫作剥鳞龙的老爷子，早晨总是拄一条灰色塑料弯柄拐杖，歪歪倒倒地门口下来。拐杖头点在红醋石上，发出清脆的哒哒声。如果看他的脸，怪吓人的，过多的疤痕使它变深了颜色，如冰雹打过又长红了的枣儿。那双眼睛还很灵活，仿佛对金瓜庄的一切都感兴趣，连街外杨树杈上挂的马驹、牛犊或羊羔羔的胎衣，也要相看一阵（这地方的迷信习俗，牲口胎衣挂上树，仔畜易成活）。他穿一身蓝色干部服，三接头皮鞋，倒也真象个不小的干部；可那手脚，就不大象了——老是闲不住，闲不住。过河的木桥桥板不稳，他丁丁当地钉、铆，村外山埂上拦着变压器的栅栏朽了，他用铁丝拧；碾子框松了卯眼，掉架，他用螺丝上……那当过书记的儿子往家吆他，一口一声“他爷”，他只推托“让我瞧瞧，让我瞧瞧”，并不回家。

老人的口音，既不象金瓜庄的，也不象匣子（收音机）里的，但能听得明明白白。他爱用词儿，这可就跟金瓜庄的老爷爷们不同了。比如他把“咋儿”说成“怎么”，把“挺好”说成“很好”……

橡妹也希望剥鳞龙老人到她家坐坐，可人家没来。为啥没来呢？不用问，谁也明白。橡娃用她自己的思考得出了答案：还是那个穿破大衣的人打横呗！他顶怕剥鳞龙来串门儿，姥姥讲出他当支书的瓜青枣儿绿，怕他老爹知道他不是人！

她想起姥姥说他是“泥鳅”，觉得真好笑。

她相信，老人迟早会到她家来串门的，只要他不瘫痪。肯定会来的！

她开始琢磨狼牙滩的事。

“姥姥——”终于，她把柴、米、油、盐都备得足了，而且托靠了邻家姑嫂（说是要出几天门儿），就来跟姥姥请假了。

“说吧！听着呢。”

“我要去狼牙滩！”

“啥？哪个要去狼牙滩？”奶奶早听清了，她只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我！我要去！”

“咋不打浅儿咧？”

“没柴油啦，停工啦！过几天还打。”

“狼牙滩不是你去的哟！一个丫头家……”

“咋又是‘丫头家’呀！”

“我说橡妹，是不是你们弄崩了，人家不要你了？我咋听着你黑夜不再那么打呼噜，光折饼子乱翻身呢？买卖好做，伙计难搭，你人小，力单，莫不是人家烦了咱？”

“不是！一点也不是！”橡妹不能不佩服姥姥的细心，可不嘛，这几天，人心还涣散着，没打定主意；她除了收拾那一小块责任田，就是看书，不再花很大的体力，竟被姥姥觉察了。“姥姥，你别多心，我练出来了，不觉累了。”

“你说啥就是啥吧！反正我看不见。可说到底，狼牙滩你是去不得，没听说过吗？鱼过断桥——”

“我没翅——”

“龙过剥鳞——”

“我没鳞——”

“水鬼拉活人——”

“迷信死啦！”

“听着！这么老远，没庄没店，你个丫头家……”

“你看你看，又‘丫头家’啦吧？”

“别磨，你说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还不是一刀子抹了姥姥的脖子？”

还说什么呢？什么“李寄斩蛇”啦，“花木兰从军”啦，统统别讲啦。“姥姥，我不去了！”

死了心吗？

才不呢！

这天晚上，一位同学受她的委托，到家里来“假传圣旨”：

“橡妹，学校团支部要搞夏令营，三天，你参加吗？”

橡妹说：“不参加！一个丫头家……”她瞟一眼奶奶，差点笑出声儿，“我要伴姥姥！”

姥姥说：“是要好学生呢，还是要赖学生？”

那同学说：“敢情是专挑好学生！”

姥姥说：“参加！该去的不去，不该去的瞎张罗！要是人家都把令营‘下’了，单你没‘下’，写文章你知道令营啥样子？你姥爷就下过马头营！”

连那个娃也乐趴了！捂着肚子“嘎嘎嘎嘎”地笑。

“甬乐！”姥姥严厉地说，“炕席底下还有一块八毛钱，到了令营，别挂念我，姥姥有你娘们、姑们照料！”

就这样，橡妹“阴谋”得逞，做了不少准备，猴儿一样逃出了金瓜庄。

刚才，她听见了核子的脚步声，就躲起来了，不料碰翻了那块石头，惹得小狗乱吵吵，就藏不住了。她可不愿意叫核子知道她去狼牙滩——她的事情，八字还没一撇，天知道去了又会有什么结果！再说，多少年来，两家关系不好，她和他在学校里也很少说话。橡妹看到，核子的小团团脸儿常是阴着，两片厚敦敦的嘴唇常是闭着，一双黑眼睛常是半睁半眯的，你也捉摸不透他在寻思什么。那些遥远年代的往事——他们出生以前的往事啊——却象毒蛇的尾巴一样垂落到现在，一条阴影晃动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中。他和她，感觉着这条阴影，却又不知道该怎样把这条阴影认识清楚。他们是从大人的嘴巴里、从姥姥们吵架时解气的叫骂声中，听出了根根蔓蔓。

“橡妹，”核子娃稳下了心，而且深为刚才的惊叫不好意思，“你到这儿来做啥呢？”

“到这儿——”橡妹心里说，你管得着吗？狗咬耗子！“捡蘑菇。”她答道。

她已从树后转出来，狠狠盯一眼那只跳儿。顾长的腿，绷得挺直，显得她个子很高。山风撩动着她那件海蓝色半袖运动衫，肩膀上两粒镀铬小扣闪亮得如两颗小太阳。下穿一条米色裤，短了，裸出结实的脚腕。一双半新不旧、刷得布纹丝丝可见的蓝色网球鞋，被露水荡湿了前尖，几片草叶沾到上面。

“胡扯哩！”核子娃甚是不满，心里骂道。捡蘑菇？哪国人捡蘑菇不挎筐篮？有背兜子捡蘑菇的？除非得了什么疯傻病，想吃一种“蘑菇酱”！

“你到这儿来干啥呢？”橡妹问他了。

“嘿嘿，我来逮蝓蝓呀！”谁肯轻易泄露秘密呢？何况你已经对我撒谎！

“逮蝓蝓！”橡妹重重地描了一句，“逮蝓蝓呀！”她也注意到对方的兜子了。哼，哄谁呢！南坡西坡蝓蝓多得很，出来七八里地来逮？再说，笼

呢？“扣马竿”①呢？

“快逮吧！”橡妹一个暗笑。

“快捡吧！”核子唠唠嘴巴。

“蝓蝓蝓蝓……”

一处酸枣棵里，正巧传来一阵脆亮的叫声，核子走过去，一把就将蝓蝓擒在手里。“铜鞍子！”他叫着这种蝓蝓的大号，用一根细细的荆条锁住了它。

蝓蝓咬着荆条，吐出一口唾液，后腿徒劳地蹬着。核子娃心里说，别忙，一会就放你！

他们各自转身了。一个伸长脖颈，搜寻地面，忙着“找蘑菇”；一个侧耳倾听，或走或站，“找蝓蝓”。他们分开了，竭力地钻到草高树密的地方去，直到谁也望不见谁。

橡妹在学校里是个体育尖子。她一个小跳，扳住了一棵橡树的枝，一个反转，就骑到老丫上。她睁开清亮又扁又长的眼睛，要侦察一下核子的去向。

没看见他。

她便在林子里跑。她要超过那个生下来被接生婆说成“比枣核子还小”的核子娃娃。

嗖！嗖！“体操明星”的腰脚儿，敏捷得很……

3.

太阳上升着，由红变白，很快就改变了颜色，模糊了边缘。那如秀女脸盘一样好看的一轮，突然就幻化成猛烈燃烧的一团了。她以短暂的、不耐烦的一刹那，打发掉了花草树木上的水气，继而就施展她火焰般的威风，叫枝梢低垂，令叶片蔫萎，花筒拢合……

核子娃，一溜小跑。

大布兜，在他右胯外一颠一颠的。

跳儿是轻松的。它时而闻草丛中的马勃、蘑菇，时而打断山蚂蚱的嘶鸣，时而在树根脚将一只知了的蜕皮咔嚓咔嚓地咬碎……

晌午的时候，他和跳儿来到一片紫沙滩。在这里，又有一条小河与金箭河呈Y字形相交。小河很窄很浅，大概它发源的地方和流过的一路都是紫色

① 扣马竿，一段秫秸，将蝓蝓一只只用席篾锁在上面。

的山岩。沙滩是山的子孙。

核子娃又渴又饿。他用拇指甲从唇上刮掉黏皮，蹭到河岸的芦苇叶上。紫沙滩被河水淘洗得非常干净。他就想在这儿打打尖^①。

四周很空旷，很寂静，惟有大蝉和小热儿嘶叫着，让人觉得好像是耳鸣了。他光了脚丫，紫沙滩被晒得极热，烫得脚板焦熘焦熘儿的。

跳儿跑到河边喝水。核子娃立刻想去洗澡。解开腰带浑身一抖落，就变得赤条条一丝不挂了。他没有躺进小河里，估计小河不如金箭河温热。他趴到金箭河的浅水里，让水皮刚刚漫过背脊，恰象一条放大的“老头儿鱼”。水象被妈妈用火烧过，温温的，极柔软，象绸儿似的。腿似漂不漂，忽悠忽悠，骨节全松开，人就象浮荡在云朵上。

跳儿羡慕他。几次想试着下水，不敢。只好大卧，让肚皮整片地贴在潮湿的沙地上。嘴里照样垂下长长的红舌头，“哈喽哈喽”地喘息，全身都动。

核子娃凉快过来，就饿得忍不住了。小家伙光屁股跑上来，从布兜里掏出一只玉米饼子。那上头，一面是焦黄的痼儿，一面还印着妈妈三个指头印儿呢。他把着饼子去抠山葱。回来，坐在沙水相浸的地方，大口吃起来。

一个饼子下肚，心里不再慌了。他想望望北斗峰，却不见。在家门口的钻天杨上，能一眼望见北斗峰。那峰好高。可走了大半天了，却看不见了，真怪！他重新躺进浅水里，枕着一块狗肝石，望着空中的云。

云只有三两朵，棉团一样轻，棉团一样白，棉团一样柔软。这云，跟金瓜庄天上的云没啥两样。核子娃在家门口也没少洗澡，也经常这样躺在浅水里凉快。现在，小时候的记忆已经不多了，更多的记忆里差不多都掺着那么多的不愉快。

——他跑到外面去，往往是家里吵架的时候。

爸爸、妈妈、哥哥们，仿佛他们只是为了吵架才聚到一个家庭里来的。

“瞧你把个猪喂成了刀螂^②，瘦得脊梁骨成斧子刃儿了！也算个老娘儿们！”——爸爸。

“呸！人家喂猪，又是料，又是药，你给我弄来了屁！不怕西北风割了舌头！”——妈妈。

“连个做买卖的本钱也没有，哪家这个样子！”——大哥。

“人家都快买电视了，这儿可倒好，连电影都

不让去看！奴隶制社会！”——二哥。

“锅里连个油花也不见，还不如大敏家的猪！”——三哥。

“混蛋！都掐死你们！”——爸爸。

“吵！吵！不怕天吵塌了！”——妈妈。

“我吵你管得了？改嫁吧，我穷家养不住老馋猫！”——爸爸。

“说这话烂嘴！烂掉舌头烂腮颊！”——妈妈。

……

核子娃不吵。他的泪在心田里流淌。他常常在家里吵得最厉害的时候走掉。有时是转到山后面去，有时候就躺到村外金箭河里。

看云飘，听风哭，他时时想着一个“我”。

“我”是什么东西呢？“我”是哪来的呢？——我是爸、妈给的。可是，“我”的爸、妈为什么是这一对，而不是别的一对呢？别的“我”们想什么呢？他们为啥遇上了那么好的、或者不坏的爸、妈呢？

他想象那许许多多的别的“我”。比如剥鳞龙——他的爷爷，比如草皮飞——橡妹的姥爷，比如橡妹的痴爸爸，比如大敏、小敏……他们也都有个“我”。

核子娃总是羡慕着别的“我”。

他认为，他是个最不幸的“我”了。

他想过富日子，甚至想买一辆大敏那样的红艳艳、光闪闪、一掐就喷烟大吼、能追星星赶月亮的“铁骡子”！

他想当个什么官，比如一个县长什么的；但应该是香官，而不是臭官。爸爸是臭官。爷爷这回来，进村后问一个小伙子：“郑治成在哪儿住哇？”那小伙子不认识爷爷，就说：“是那个一搞责任抓了瞎……骂过老婆打娃娃的好汉吗？”爷爷愣了半天。后来自然明白，他的儿子在庄里混得顶风能臭三里地！爷爷进家，脸色是冰冷的；这也许是因为这个家的情况，完全出乎他所料吧。爷爷喜欢核子娃，核子娃感觉得出来。爷问他许多事情，他曾细细地向爷讲。

他曾跟爷一块，在草皮飞的坟头前点燃黄纸，看纸灰一片片飞上青天。爷爷还摆上了两个酒盅，

① 打尖即吃干粮，歇歇。

② 刀螂即螳螂。

一盘果品，将烧酒倒进酒盅里，瞪着眼看；将果品用青筋裸露的大手搓碎，埋进坟丘脚根的土里……

他听爷爷训斥过爸爸：“你出息得不赖！人不人，鬼不鬼！”

爸不敢起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总算还有爸爸怕的人啊！

核子娃从爷爷的谈话中得知，爸爸过去也曾到外面看过爷爷，可是，爷爷一直不知道爸爸“出息得不赖，人不人，鬼不鬼”。爷爷这回来，以为家境一定会使他满意的。看来，他失望了，爸爸最使他失望。

爷爷有好几个药瓶。核子娃不知道那是些什么药，因为药瓶上没有商标，而是贴着红纸、黄纸、绿纸、白纸。看来，爷爷自己是记着的。几样药凑在一起，简直有一小把。爷吃药很能，并不龇牙咧嘴，只一口水，一仰头儿，咕咚一声全下了肚。有时候，爷爷对着药片凝视，似乎要问问它们，或者要批评它们几句什么，反正不是要感谢它们——因为，每逢这时候，爷爷的眉头总是绞着的。

爷有什么病呢？

“爷爷，您哪里不舒服？”核子娃盯着那些药瓶，问。

“爷没有哪儿不舒服。药么，营养药。”爷的样子变得坦然，“不是毒瘤儿就不怕，是毒瘤儿也不怕。”

“爷，北京有多好哪？”

“北京好极了！好地方说不尽。天安门广场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故宫、颐和园、动物园……说不完的。北京好，咱们家乡也好，真山真水，空气新鲜，爷喜欢。”

核子娃嘟起嘴巴说：“家不好，成天打架！”

爷爷马上就面色严峻。看来，爷肚里有好多话，怕是几天几夜也扯不完的。但是，爷一定是嫌核子娃太小了，不肯把话说给他听。

爷从北京只带来一个皮箱，上着锁，钥匙挂在他腰里的钥匙链上。核子不知道皮箱里有什么，爷也从从不叫谁看。

“爷爷，狼牙滩里有水鬼吗？”

“水鬼没有，但是有‘鬼水’——那水，真够鬼的！”

“鬼水？”

“对！那水么，特别的有力气，仿佛有几只大巴

掌推你，非把你推倒不可！倒下了，又象有几只大巴掌搓你，非叫你在石底上打滚不可！我那时正年轻力壮，二百斤的麻袋一提溜就上肩，可就是经不起这鬼水的几巴掌！邪哩！怪哩！异样哩！事后想起来，头皮总发麻！”

核子娃有些提心吊胆。“爷爷，滩底下的金子您见过吗？”

“没见过，又象是见过。金子是肯定有的，不光有，还会有很多很多！狼牙滩里蒜瓣子石，石头尖尖朝上，缝子很深，很多，那里存不住沙子，是一个天然的淘金槽！”

“淘金槽？”

“淘金槽！也叫溜槽！淘金都要用溜槽的。槽子用木板钉成，里面铺上溜帘，一头高一头低的斜放，用铁钎往槽里装金沙，用溜瓢往金沙上浇水，水冲沙石走，金子就剩在槽里头。”

“爷……”核子娃想入非非，“嗯……”

“怎么？说呀！”

“爷带我去看看中呗？”

爷抚着他的头，摇头了，“傻娃呀！好汉休提当年勇，爷不是老了么！人老猫腰把头低，树老焦梢叶儿稀，黄瓜老了一肚籽儿，茄子老了一层皮，不中用喽！”

核子娃马上想起爷那一堆药瓶，也就不好再央求了。

不央求是央求，他一无空还是向爷问起狼牙滩。

几个哥哥都傻乎乎的，他们只注意爷爷那只上着锁的皮箱。

……躺在浅浅的温水里，核子娃很怕睡着，但到底睡着了。他梦见真的骑上了“铁骡子”，两脚离地，耳畔生风，沿着宽宽荡荡的金箭河，直奔狼牙滩。跳儿四脚紧捌，一蹿一蹿，却追不上他。跳儿耍赖了，汪汪地叫，汪汪地叫。

叫也不醒。

“汪汪！”叫声越来越近，毛茸茸的东西蹭着脸。他醒了，跳儿一声声叫着，已经退进浅水里，屁股接近了他。

他水淋淋坐起来，发现小花狗怒对着一只獾。

獾见水里坐起个怪物，急忙逃向灌木丛。

跳儿摇动着尾巴，算是报功。

“好样儿的！”他拍拍它。

它抬起右后腿，在一块麻石上兴致勃勃地刺了一泡尿。

核子娃一瞄已经稍稍偏西的日头，着急了，忙着蹬上裤子，穿上褂子。捡起柳枝子帽。柳枝子帽晒蔫了，他一下把它甩到河里去。两个肩膀已被兜子背带勒得生疼，用指头一触，象在冒火。好办法想不出，他就扯了一条葛藤皮，把兜子里的铁锤、钢钎分两头捆好，搭在跳儿的背脊上。“走！”他命令它。

跳儿不服。它转着圈，回着脖子，要把背上的负担咬下来。咬不到，就干脆坐下了，眼巴巴望着小主人，不动窝。

核子娃赌气地踢了跳儿一脚。跳儿“啊儿”一声尖叫。核子又把跳儿背上的东西拿下来，呱哒一声背在肩上。

……

4.

山尖尖月亮半个拉明
草梢稍露水亮晶晶
葫芦花傍着葫芦蔓儿呀
采蜜的蜂儿扑楞楞

葫芦架下挂盏灯
白净净席子展展平
姐姐摇得纺车转呀
一根饺子响嗡嗡

……

橡妹唱歌呢。

她被那一派旖旎风光陶醉了。

山水呢，好象也被她那轻轻的、甜甜的、亮亮的歌儿陶醉了。

是啊！万木摇青、繁花点点的山呀，不正似一架架锦绣屏风吗？

忌起来似白纱、汪起来似蓝玻璃的山泉，叮叮咚咚，哗哗啦啦，不正如一架架琴吗？

那羽毛艳丽的鸟儿，那么快乐地歌唱着，唧唧啾啾，唧唧喳喳，不正是山林的爱女、大自然的精灵吗？

橡妹，在学校里还是音乐、美术爱好者呢。虽说她自小就伴着贫苦和磨难，但她是个容易“忘

愁”的女娃，只要双脚儿跳出了自家的门槛儿，就会被世界上的快活事情所感染，变成一只快乐的鸟儿，就歌，就笑，就“逗疯”。为这，姥姥没少说她“没心少肺”。她把胸脯贴到姥姥耳朵上，嘻嘻地说：“没心？听呀，没心啥在里头咚咚哪？”是的，橡妹心眼可全哪，只因她明白，光唉声叹气发愁没用。“穷，愁也愁不去！富，愁也愁不来，只落得一脸褶儿头发白”——她爱这样跟姥姥逗嘴。姥姥细细巴哒巴哒，这话也对味儿，就呵呵地乐了。乐完了，常是这几句：“我要是也如我们橡妹这样的心散，也不至于瞎了眼睛喽！”可接下来还是叹息。

橡妹走一程，唱一程，慢慢就把肚子唱饿了。唱饿了，吃干粮，粗麦面火烧就黄瓜，边走边吃不停脚步。

近晌天更热。尤其脑后的马尾巴，在颈子上扎得慌。咋办？她想了想，将马尾巴搁到头顶上，拿葛条皮牢牢地扎，扎成一只“鸡毛毽”。

河里照照镜子，丑死啦！丑就丑，反正山里碰不上人芽儿！她还掐起腰板扭了扭。

一双蓝色网球鞋一溜往前腾跳，撵得太阳挨近了山尖。橡妹感到凉爽多了。可是，她好象刚刚想起了过夜的问题，心里扑咚了一下。原来以为好象一天里就能打个来回似的，咋没想想怎么宿，宿到哪儿呢？真的在大山沟里睡一宿？有野牲口可咋好呢？当年剥鳞龙去狼牙滩，不是碰上过花豹吗！

橡妹不是胆小的闺女，可心里也虚飘飘的了。她摸摸鼓鼓硬硬的布兜，把手伸到里边，掏出一把方头槐柄手锤子，掂掂。这玩艺中不中呢？能打塌花豹子的脑瓜门吗？把握不大。

不住在这山沟里，除非半途而废，跑马拉松，回去；可是，回去也非上策。你今天打不成来回，改日也打不成来回呀！白天将要一日日缩短呢！那就访不成狼牙滩，捡不到金子渣渣儿，姥姥镶不成满口牙，圈里也添不上小猪崽儿……一切全扯淡了！

不！橡妹脑瓜顶上的“鸡毛毽”硬是打了个扑楞。这回，“李寄斩蛇”什么的起作用了。我就不信没办法！小学课本不是说过，人最有办法吗！鸟能在天上飞，人能造飞机；鱼能在水里游，人能造船呀！我橡妹，起码还能用绳子把自己挂在树枝上过夜呢！

不要说橡妹的主意高明不高明，反正，她是“虎”下心来了。她就以更高的速度往前走，一双清澈的瞳仁里映着只剩下一芽芽鲜红的太阳。慢慢落吧，慢慢落吧！她对太阳讲。

太阳真的慢了一些，它一线一线地往下缩；橡妹变成小跑，用手摁住胯旁的兜子，脚后跟蹬得山根根响。

突然，有一种声音——

她不由打住脚步了，他仰头望望天空，是不是有几十架飞机在作飞行演习？

没有，天空中连一架飞机也没有，只有几只燕子，梭儿似的，飞得很低很低，叫人担心它们会撞在山岩上。

她侧耳听听后边，是来路上有几辆汽车开来了吗？

当然也没有。来路上只有稀薄的岚雾，将她的行踪弥盖了。

猛的，她明白了——那模糊的、雄浑的、具有动人心魄力量的声音，是水声。啊，狼牙滩快到了！

她瞥一眼两边的山尖。太阳竟趁她不注意时溜掉了。她也不懊悔，也不生气，而是以百倍的兴奋，以极短的时间，转过一个山脚。

顿时，狼牙滩以它无比的雄姿惊得她目瞪口呆。

映入眼帘的，首先是一架瀑布。那两丈多高的水帘，如百匹素绢，似千斛碎玉，飞流着，迸溅着，水声聒耳。

小心谨慎地来到近前，瀑布底下可见深潭。她感到头晕。感到大自然的雄浑，感到自己的渺小。她觉得那巨大的水帘似乎顷刻就要朝她漫过来，所以，她马上往稍高一些的地方攀登，竭力辟出一条小道。

手持野稗草、荆棵、山麦，她往上接近了一棵松树。松脂太多，不好上，她就离开它，往上游走出一段，一眼就望见狼牙滩面了。

令人心惊。

令人迷恋。

原来，狼牙滩是一段三十度的下滑坡，长度大约有七八丈。河水被马槽帮一样的石壁夹住，白浪飞攒，急流如箭，由于河底怪石如剑锋，如斧刃，如鱼脊，如蜂巢，水面就响声震耳，白气接天；蜻

蜓不敢点水，鸟雀不敢低飞，土蛙不敢上岸……

左侧，一峰奇突的苍岩，巨钟一样兀立在陡岸以上。

滩尾，一道圆滑的石棱，如同织布机上的卷线轴。河水由此跌下瀑布，在瀑底入潭。潭面上，如烈火烧锅，水花翻滚。下落点就是一个永远飞卷的漩涡，那巨大的喇叭口，宛如一只水鬼张着贪婪的嘴巴……

橡妹，痴痴地立着，水在她瞳仁里奔流扭卷。

夕阳熄灭了，唯有余晖淡淡。

她苏醒了。她小心地在“马槽帮”上走呀，走。

犀利的目光射向水底。搜索，搜索，……

啊！一块金子。一块金子。一块金子。……

河底下，仿佛是由金子凝铸的。

她的心怦然而跳。

她往回走。她要检验一下这是不是梦。

啊！一块石头。一块石头。一块石头。……

那些金子，都变成了石头。金子呢，不见了。

但在那些石头的近旁，又出现了新的金子，一块，一块，又一块……

她迷惘了。

哪块是金子，哪块是石头呢？

她在滩边，来回地走。

突然，脚底一滑，仰天跌倒，脚在前，头在后，溜下“马槽帮”。

还好，她揪住了一棵荆。

肘底破了皮，血很快就汪出来。

她咬住牙，以她那体操爱好者的轻盈和敏捷抬起右腿，用脚尖扳住石棱，一个返身，又回到马槽帮上。摘一片荆叶，擦擦肘底的血迹，竟不觉得疼。她迅速地打主意。

四周静悄悄，没有一只眼睛，没有一只耳朵。她一粒粒解开半袖运动衫的肩扣，将它脱下来，用石头压在荆棵旁边。胸脯上，只剩下一件粉红色小腰子。她又将长裤也脱了，只留一条三角裤。鞋照穿着，防着河底下有石尖划脚。

她活动活动颈长秀美的腰身，搓搓白皙而矫健的长腿，就从布兜里掏出一条老麻绳。马槽帮上的一株小橡树提醒她。她利落地在小橡树上系了一个

“恋恋扣儿”①，另一头就系揽了自己的腰。

她闭上眼睛，对姥姥说：“姥姥啊！我要下河了！石头象金子，金子象石头，到底是啥，不捞上来哪儿知道？——捞！”

她一手揪绳，一手扶岸，极小心地跳下马槽帮。

嘎——

一声呼叫，自空中传来。是一只岩鹰，对这冒险的女孩发出惊叹。

脚尖点水。凉气顺着腓肠肌射到腰窝，射到肩胛。

扑通！

跳下去了。她哦了一下，自觉得好笑。当双脚落底、河水如上百条白蟒蛇扑到她胸部、颈部、头部时，她“啊哟”一声就跌倒了。她如同一段木头，脚悬浮着，冲下七八尺远，直到绷直了老麻绳。

河水无情，吼叫着，要将她吞噬。

大绳有情，凭借着小橡树维系着她的生命。

小橡树一弓一弓。她不该将绳扣系在树半腰啊！——应拴在树根部，那样才有力量。

麻绳在石棱上磨擦，不时有麻丝一根根咬断。

橡妹镇定着自己。别慌，橡妹，摸一块石头瞧瞧吧！说不定金子快到手了！

闭嘴吸吸，往水里扎了一下。没够着。漂上来了。经过四五次的努力，她终于摸到了河底。

但是，没有一块石头——或者金子——能够松动一下。就是说，河底无论怎么凸凹不平，千棱万穴，却如同一个整体。

轰！轰！

喇叭口漩涡在阴险地召唤。

小橡树一弓一弓……

5.

真够钱！

莫怪人们说，“望山跑死马”，一架山，就够两只脚折腾老半天呢！核子娃觉得，眼前的风景突然被水打湿了，一下子浓了颜色，却不分明。咋回事呢？噢，是太阳滑落了。看看！

哎哟，死赶活赶地，一整天了，还没赶到狼牙滩？那明天呢，接着赶？再捞金子，明天黑夜也回不到家，这可不得了哟！

核子实在有些心慌。路走错了吗？——不会

的，金箭河是顶可靠的向导呀！

跳儿自是无忧无虑，皮球似的滚跳，与小主人竞赛，总是夺得冠军。它不时地在前面扭回那粽子形的脑瓜，等你，沾沾自喜地摇着“9”字形的白尖尾巴。

夜色从四面山尖上往下滑落，沉淀在谷底。渐渐的，跳儿身上的黑花看不出，只有白花显眼了，那一点白尾巴尖，倒象一只留恋着什么花草的粉蝶，总不远去地翩飞。

就在这样朦朦胧胧的时刻，核子总算赶到了狼牙滩。

狼牙滩使他恐惧，使他痴迷，使他激动。他已经看不分明了，他用手电切割着越来越浓的黑暗，一条条、一片片地认识着这位陌生的巨人。以往，他一直认为狼牙滩是一个巨人，一个又凶又狠，既富有又吝啬的巨人。当他的手电光照住一峰巨钟型的奇突的苍岩时，他觉得心脏似乎顿了一下，他想一下子扑上去，将它拥抱在自己的怀里。

他什么都不顾，踏倒草丛，蹬翻石头，跌跌撞撞地来到了苍岩底下。他十根指头如同十颗心脏，贴着石壁，以高速的节律突突地搏动着。那苍岩也是有心脏的，也以同样的节律突突地搏动。它似乎在激动得发抖，因为它见到了剥鳞龙的亲孙子。

“哎呀，你可来啦！”苍岩说——似乎在说。

“我……想你……”核子娃说——用心在说。

“你爷爷可了不起呀！铁铮铮的一条汉子！”

“这，谁都知道！”

“你哪？喂，你也是一条硬汉子吗？”

“按说……按说我也……是条硬汉！”

“天黑啦，怕吗！尿裤子的可不是好汉啊！”

“没那事儿！真的，我不怕！”

“吹牛！不怕？不怕花豹拿你骨头当甜杆儿嚼吗？”

“没……这些年，早没花豹啦！真的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——这是苍岩的笑声吗？还是对面山头的一只老恨虎鸟？恨虎鸟就这样叫，声音格外响亮。据说，一只老虎偷吃了一个孩子，孩子的妈妈想得疯了，就这样疯笑，变成了鸟儿，仍是这样疯笑，那笑声，连老虎听了都四条腿打战战。

① 一种越拽越紧的绳扣。



核子娃刷刷地荡了荡头发茬，那上面一定正往外迸着火星星。他听老人们讲过，小子家的头发茬是能压邪的，只要在你害怕的时候荡一荡，就能迸出火星，让所有的坏东西丧胆却步。

远处，有沉雷。象他们淘气时推着空碾砣子辘辘地跑。

他扳着石棱，拿脚尖探寻着石缝石坎，到底登上了苍岩。他站起来，吸了一口凉气，觉得一伸手就会划到星星。他蹲下，坐下，大瞪着眼向四下黑暗里寻觅。他寻觅爷爷当年的足迹，寻觅爷爷当年的豪情、当年的朗笑、当年那惊破豹胆的一声枪鸣……

远处，有电光闪烁。象他们淘气时用火石点燃蒲公英的籽绒。

他静静地坐着。

这个奇异的世界，拥抱着他，亲吻着他，又象

慢慢地融化着他。

没有炊烟。没有争斗。没有喧闹。

没有妈妈的唉声叹气。没有爸爸的冷目横眉……

跳儿用前爪挠着岩石。它不满意小主人丢下了它。

他从苍岩上下来，用手电在石壁上照，他想找一个能够安身的地方。一切行动都得推到明天去做了。这一夜时间，他真希望能剪掉，就象一篇什么人写的童话“时间布”里，能把不需要的一段时间“卷”过去或剪掉那样。——这可办不到。

突然刮来冷风，如许多玲珑的箭，专从北面射过来，穿皮刺骨。

如被墨汁裹着了，一切都不见。

跳儿紧偎着他的脚边，叼他的裤脚。

雷在头顶爆炸了，嘎啦啦啦……

核子娃连连叫苦，骂着老天爷是“大狗蛋”，手电光在石壁上爬来爬去。

雨点打下来，开始是稀落落的，但个头很大，伍分的硬币似的。核子娃清楚地记得第一颗雨点打在他背梗上，嗖的一股凉箭，顺脊梁直射到尾巴骨，他简直哈了一下腰呢！

他跑着。跳儿乱蹿，狺狺地叫唤，惶恐不安。

手电光到底叮住一个地方，那里的石壁有个凹陷。他躲进去。石洞很浅，勉强能容他偻着腰立着。跳儿则缩在他两脚间，头朝外坐。

雨点立刻密起来。山坡上一片唰唰的声音。雷不断，象谁在不平的石路上推着空油桶，轰轰隆隆。

核子娃浑身发冷。上下牙“得得”地打着战。他想起爸爸、妈妈了。记得小时候，在寒冷难熬的冬夜，妈妈总是搂着他睡的。那两只冰疙瘩似的小脚，被妈妈揽在热烘烘的怀里，或是夹在妈妈的两腿间，说不出有多舒服呢！他总是在妈妈给予着温暖的时候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。他想起爸爸带他洗澡来了。爸爸很少带他洗澡的，但毕竟也洗过。夏天的傍晚，村东头蚂蚱滩一段的金箭河，水温温的。粗大的沙粒不染一尘。爸爸给他脱光衣服，用